山庫全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過典卷百六六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校對官學正臣胡予襄 覆校官助教臣具省蘭

腾绿貢生臣苗序沫

くこりうへこ 周 漢一後澤 隋 君 大唐 卿 御田日日 何

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母臣旅 寡人之過也于無重寡人之過點緣死晉侯以魏絲 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 重請歸死於司冠致死於司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 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馬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 金ラロをノニー 不敬之死不敢致訓至於用越用越斬揚臣之懼自犯不武不敢致訓至於用越用越斬揚臣之 使使臣斯司馬斯此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軍 卷一百六十九 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太 事

眷人皆懼曰顛頡之有罷也斷眷以狗而况於我乎乃 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 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 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 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况疎遠平 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 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蹕過走出東連馬驚廷尉張

會○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畧曰晉文将欲明刑於是

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也帝良久 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 而族之假合愚人取長陵一 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為本今盜宗廟器 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 **曰廷尉當是後有盗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 万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麦犯蹕當罰金帝怒曰頼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 **木土**杯音步侯及調手掬

金定四库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時無冤人綿歴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所與天 77.00 . 1 7.11. 7 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冠察獄至於五聽三訊罪惡著 至尊無畏尽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故易放卦曰君 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矣王者 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為之輕重是法不信於民也 取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〇議曰釋之為理官 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為心至平為治不以喜賞不 形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衆棄之天生烝民樹之 通点

後王法以孝文之寬仁釋之之公正猶發斯言陳於斯 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重慎之丁寧也循懼暴君 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及於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 漢光武為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市令帝舍中兒犯 之憂俾天下懷思亂之志孫皓隋煬旋即覆亡畧舉 之詞且以解驚蹕之忿在孟堅將傳不朽固合刊之為 二寧唯害人者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後 主或因之活刑滥罰引釋之之言為據貽萬姓有崩角

金片四库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乃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 董宣為洛陽合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 德中典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為治天下乎臣請得自 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筆殺之宣曰陛下聖 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乗宣数主之失叱奴下 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也帝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 公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光武建武中

法格殺之帝怒牧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

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 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别屯而輕以法斬人固 主不從帝强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 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 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 命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强項令出賜錢三 即以頸擊楹流血被面帝 萬時為吏者趨於法矣〇明帝時奉 車都尉實固出 卷一百六十九 令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統於督謂在部曲也 統於督督

分定四库全書

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事為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 罪當腰斬帝問郭躬的三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認於 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軍别将有異於此兵事呼吸 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君子不 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 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或為斧鉞有衣之帝從躬議 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

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為 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城信獲澤侯鄧鯉曲成侯劉 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四侯無事何不 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物色問 建等四人四人解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恐諸 〇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顏忠王平 早奏而久繁至今那朗曰臣恐海内别有發其姦者故 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 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思裁 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 録囚徒理出者千餘人○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 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知其多兔臣今 覺悟爾臣見拷囚者成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 |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為忠直遣毎朝於

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〇大唐貞觀初太宗 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飲託 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該言求入死 少卿不能馭掌四使曠觸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 及奏聞帝命引入阁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 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 死帝乃拂衣入問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 金定四库全書 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 卷一百六十九

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廷折不肯面從天 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 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是為陷之入罪恐非道 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 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 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 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斷當與死罪自曰陛下既付 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户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

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見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 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 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問右僕射封德難議以監門以 輕罪而致極刑是垂畫一 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為我如此守 ,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 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 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将軍長孫無忌 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十

駁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其 不如法者皆死若録功捨過非憲司所决若當罪據 ていりました 思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難執議如初胄又 罰銅未為得東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 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 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 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 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 通典

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內上問 乃忍小念而存大信若順念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 陛下發一朝之忽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真之於流此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 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 非偽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 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胄曰陛下既 盛開選舉或有偽為資蔭者上合自首不首者死俄有 金少匹尼人三言 卷一百六十九

雖會故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章捉奏仲文所犯止 失入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 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 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 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為官司大理以為指斥來 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 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 (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

. . . .

要名朕所不尚亮黙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 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 日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朕時怪其所執不 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 斥乗輿拳斷處斬今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 吳法良亦浪入先置釣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 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 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

鱼定四库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難居禁紂時則難堯舜 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柏大理奏 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争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從冀州 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音漢文帝時有 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合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 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 遂欲破其産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 其仲文宜處於妖言○上元三年九月左武衛大將軍

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 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 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瞋目之後羞見 士家十萬户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 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為 盗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 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合賜死法既無恒則萬姓 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 一株柏 何 具

金定四库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 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 錢沖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啓狀於沖直叙寒温并 放栗債於貴鄉百姓遣家人飲索託餘慶為徵所得徵 縣尉顏餘慶與博州刺史虺沖同反餘慶博州人沖先 字有功延載初為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 慶為市遂奏餘慶與沖同謀反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 百典

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〇武太后時徐弘敏

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赦原 謝惩汙其官寧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與虺沖交 債叶契光謀又通書於即非文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 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為沖徵 與虺貞同惡魁首並已伏誅其支黨未發者將從原放 舒定正库全書 恩赦在餘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日其與虺貞 勅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珍其族未可以 涉為沖理債違刺是情於沖致書往反為驗既屬永昌 卷一百六十九

是魁首當時每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登時追捕 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雖既渠魁名例 11.11.1 既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原宥伏請既標並字 刑何人更為支黨况非常之思千載罕遇莫大之罪萬 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將同魁首結 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為支黨必餘慶 律曰造意為首魁即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已露者 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生之伍更入死條

對日違刺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 謂曰違刺徵債與虺沖買弓箭何為不是魁首有功又 首虺沖敗日並合伏誅令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 是原謀太后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 抗聲謂有功曰若為與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 慶請當依律斷為支黨處流有功玉階具奏太后大怒 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令赦而復罪即 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謂聖朝決不當爾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皆服其膽力直而不撓故左相蘇良嗣男踐言踐忠踐 衛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 謂曰二月與沖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 義推事使金吾將軍丘神勣奏稱請被法紋刑者奉勍 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條供奉及仗 經奏託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 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寒温其書搜檢不獲餘慶先 依頃又有勅蘇良嗣往者頻被言告指驗非虚朕以

金好四库全書 **践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合坐紋刑但為勅稱屈法申** 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 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囚殺之科 在勅無文請准法處絞刑奉依者有功斷執奏曰踐言 作逆先死准物免斷棺矜其籍沒其男踐言等緣坐既 特降非常之霈式延恩於朽骼俾流德於幽魂特免斷 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所司執法論科 年逼桑榆情敦簪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洎乎歸壤之 卷一百六十九

罪人原減法又云即緣坐家口雖配沒罪人先死者亦 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亦准 免斷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既寬籍沒之典理免収錄 之刑寬其籍没之典两節皆具特字信知思是非常父 恩特降非常之需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斷棺 等緣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刑宜特免死配流逆 免斷棺為其父逆因父致其紋刑父既得遇殊恩子便 不拘常律践言等並即不合緣坐盡録奏者奉勅踐言 通典

志素推案奏稱神鼎身居文職黑襖子即是武夫之 分明請付法者曹斷神罪處斬家口籍沒者有功批 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州無故不合輒造文燒却反狀 日方告准赦據勅不合推科使人為鼎著皂衣將為 邱神鼎丘神勣之弟兄先反弟合没官憑狀以推 假合是實終在赦前况乃涉虚何以為據往時縱犯 人丘神動弟神鼎并男睃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 可驗在於斷結理固難踰羊羔稱投豫州作兩箇皂襖 事 劉 跡

金欠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十

九

前推勘須窮窟穴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既云抛着風中 事為是簿帳為是識圖竟不甄明遂無承款即處以斬 又云鼎自裂破書既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書論何 逆曹司以燒却文狀處以叛謀切尋此途頗傷苛酷且 歲於時秩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言旋即合歸舍為與 乃籍沒其家請更詳審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批神鼎 衣之五采隨人好尚武夫一着豈限玄黃燒書雖匪赦 反逆夙蘊苞藏非只一途豈惟今日虺貞豫州作逆之 F.

及聞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即將襖子布施天宫寺明知 館遂共男晙俱作黑褐襖子擬充戰服即明事相應接 歲當開豫州起逆星夜即向唐州接荆河界首於懸泉 **虺貞相應迁水道下嘉州更至荆襄路過淹留遂經一** 此反不誅誰反合殺况又聖澤哀於重令來中丞推覆 原來所造緣反近以兄勣反彰之後復燒却反逆文書 匿外許平反奉勅合推反人得實寧敢隱默者又曹依 奴問鼎勘接逾明論其本愆幸當萬死徐丞內縱

金好四库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雕奏後方便納音養各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 欲合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歸遣議何事仰尋所推之 前斷者舉申秋官詳議者符下員外鄭思齊判凡斷刑 ここうらい シュー 須平居輕無宜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 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未分不反何為燒書法家 按取堪憑信之由處分記申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 名須得指實朦朧作狀斟酌結刑司刑此申過為非理 無文態度使人的知是反鞫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隊 再

並無反狀准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 緣坐為允又得憂官尚書楊執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 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志素議以 謀也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 愚所窺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神鼎謀反與虺族同 金厂口屋生言 功意故縱逆人之平即請申秋官及臺集衆官議奉勅 即不據科條法外豈得依允惟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 批退欲縱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狀孟浪即批批 卷一百六十九

處絞只向韋秀一人道狀當不消衆合斷三千里者裴 監察御史李恒等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研 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章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 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汾州司馬李思 直裝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 覈始引唐與辯占復承齊識請從極法奉勅依奏者司 7, 7, 汾州五萬户管十一府多尚宿宵好設齊解大雲經上)理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弟五箇者 角地

俟街勒遏流不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 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舍文而斷獄譬乗馬不 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 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合反係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 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官却議者 更無他證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 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合人知虚實唯出秀解是非 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雲經章秀稱共竊

金片四库全書

卷一百六十

九

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衆處流三千里 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偽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縁 卿丁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録奏勅思 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者留守司府 焦元 亶判其申秋官請議者右基中丞李嗣等二十. **跳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 特免籍没者緣有功議遂免没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 順志懷姦慝妄説圖識唯其犯狀合真嚴刑為其已死

坐奉勅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按賊盜律謀反者處 捨物遣戮屍除非此途理絕言象伏惟逆人徐敬業同 坐頻會鴻恩今日却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 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於徒坐徒 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為因他犯非已所犯例是 斬者正為身存身亡即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 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申覆依有功 明肅之軍身先殞沒不許推尋未敢比附勑文但欲

金好四库全書

卷一百六十

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 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得户人緣 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 所議斷放此後接例皆免没官者三數百家推事使奏 非實反賊盗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流 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 論頗亦苛酷槍擀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 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 **てこりこここ**

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十里奉劝依會放 千里疏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 金厂口匠人言 璟所告稱共芳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籍沒者 使推請從鄙見將或未允終須重推錄奏物依得宗君 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 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羌叛 免御史郭弘霸奏宕州刺史皇甫懷節為芳州司倉薛 奏使討擒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即疑懷節與徵同謀同 卷一百六十九

伏誅一 聞 官人祭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章反謀察獄以情未 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環合知徵在不 てこり ここいこ 放散致將為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 語 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比州刺史奉勑討羌白日 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無由思徵 非誣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鞠 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為 無牽引薛器陷辟方始言璟元共徵同情懷節 馬典

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為首教合為從推之為首處斬 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合人告事虚應反 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為子產先與三男庶幾妾成蹊 之手狀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錦稍謀反是實其 遣告長孫仲宣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産得疑與推 盧偡奏稱告事人問趙推之得欵唐子産與推之手狀 反為發兵運斷為官當會赦總免推事左臺監察御史 私通仲宣既知即罵辱子產為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

金片四层车

者為首教者為從若其事虚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 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處斬奏書臨决恩旨遣停聖上 子產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决正斷奏聞者有 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產手狀即告今子產引虛自是 于產為從處絞推之在禁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 7 為子產引虚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事律著正文告 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產處得奉物勘當具 反實論功子產総霑簿賞律開此條本防避罪爭功在 Ŧ

首依法科罪深以為不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 是啓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 壽二年有初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 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勅依奏選有功為侍御史長 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寬殊死之罪已發覺者成赦除之 子以赦過有罪論語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馬 限赦後百日內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為 犯罪未發許首而原豈有未發之罪要合百日自首不

金污四库全書

卷一百二十九

愚竊為陛下不取經圖長久深為未便臣忝當耳目之 法論科即國家肆肯之恩徒自頒於天下便是萬萬有 以其罪罪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 地謬處駁正之司知無不為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 罪赦後必須令其自首且闕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 所見付犀官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藏之理奏聞庶 之罪准律以罪罪之令赦前之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 罪不霑雖密雲有靄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

然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 古臣即不敢然臣請付奉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 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 自我作古所奏不須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 刑獄不煩人無怨贖太后曰前代帝王可即能達道理 是告密之單推聚之徒因相誣構共行深刻新開總監 理直成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 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日即酬官賞由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こ・ 一) … 雙美什制以執 韶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 杖大加追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關門苦楚 不渝險易如一 屏氣道路以目於斯時也誰敢忠正遂於奉邪之側衆 郭弘霸傳李思徵之首王弘義亦梟毛元素之元朝野 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既便决雲弘嗣亦手刃張虔勗 之内洛州牧院之中遞成松獄互為峻網塞户墐總粗 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 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並潘好禮纂録中宗神龍元年三

能定以 鱗 漢時| 功後 用 已作威而作 者再三以 陳張 足倫固可器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進令主西 竭節若 寵釋 觀徐大理之 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捨忤 兇理 郭之 逆卿 為 躬章帝 遇 前 此 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於斯時 廷 尉 後 而言度越前輩 后 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從 時為廷 赫 雪寬 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于陳 國宣帝時為 獄甚多被 法司 尉皆遇仁 **胜徐** 結 刑三經斷死 秋大 明廷 官理 郎有 之主 誠吐至 中功 司 則等張奏 為 法 帝漢 有卿官 而 郭

釤

斥

175

庫全書

卷一百六十

九

比其難乎○神龍元年正月章月将上變告武三思謀 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合依舊 之後其註誤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 害之思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變 以為不可行刑竟决杖流嶺南三思合所司因以非法 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以發生之月執奏 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シ 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决人心未寧

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代有賢功實宜 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 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司憲清望耳目之官有 至死又景像曾祖故司空寂往告絲構首參元熟載初 合集衆殺之大理鄉李朝隱奏曰景僊緣是乞贓罪不 州武强縣令裴景像犯气取贓積五千疋事發上大怒 犯流當即流不可决杖可殺而不可辱也十年八月並 | 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景優曾祖寂定為元勲恩倍 曲於傷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 科當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 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覔為贓數 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決一百流配 恒數若寂熱都棄倦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 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 則舊勲不乗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 ī 1

宥以施 臣二曰訊奉吏三曰訊萬 罪疑惟輕功 利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各象 金定四庫全書 用 不經〇周官司寇曰三剌三宥三赦之 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赦省 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 上服 周 下服有寬也 疑惟重 漢 重刑 後 忠疑 漢 卷江 附 厚 百 北片 之輕 墨言下殺 罪剌 至赏 齊九 定殺 則也殺三 也疑 不過 雨 服殺 宫則之 從思誤 作 大 之聽民之所 故所 唐 與其殺不辜 解君子以放 犯犯 法 -)竟 |刑 宽 | 雖雖 小大 曰 有日 訊 刑宥 调

罰之 不死 罰六百 鍰川 見者 識 其罰百鍰 一挺有: 乙遺 再宥曰過 辟 誠七 國 疑赦其罰倍 赦其審克 以岩 之宫 君過市 死刑溫 雨刑 為 仇 火三有 曰疑 雠 甲 鍰則 而當 鍰煎 Ž 殺報 刑 五刑男 差 白遺七 黄從 免刑 赦 鐵罰 其疑 赦 半倍 當赦 轉勃為差 呂 曰 也六 精從 察罰 至婦五謂 劆 精 刑云五 幼 罰 重人百倍 弱 若識 一疑放其罪 者幽鍰之 能罰 得疑 律謂 事閉 又 刑 過愚 其赦 宫 之 從 疑有放 老耄 理 墨辟 不過 百倍 郄

金定四庫全書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度者官刑 其福故惠者人之仇雠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 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 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 泉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 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惧無赦而已章帝 不生 實矣○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呉漢疾篤帝生于如腐○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呉漢疾篤帝 卷一百六十九 赦赦者先

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思 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 下詔赦馬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 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 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 惟天恩莫不蕩有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或在赦 都及也又自放以來捕得甚聚而記令不及皆當重 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 通典

降原唐武德四年王世充實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 **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 ·遣之〇大唐合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宫城門 鼓於闔閭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脱枷鎖 其黨與並令遷配侍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 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 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干聲記宣制放其赦書 日發雷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

金庆四库全書

卷一百六十九

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兇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兹無 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放善人暗啞凡養 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 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何因世充建德部下 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 四海安寧禮義與行數放則愚人常真僥倖惟欲犯法 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

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 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至天子 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更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 不能改過當須慎赦天寶十三載二月赦文左降官承 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 大唐武太后聖歴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 禁屠殺贖生附大唐

金片口库全書

國以內為齊一朝禁止倍生姦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 斷弋獵三縣莫行一 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室 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 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惟長姦欺 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刲割為事家業倘失性命不 ·至庶人莫不撣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廚故能 有斷屠之名内誠鼓刀者衆勢利倚依請託紛紜 3 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 1

類而生成之惠未治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 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 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禁止 家之大體但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 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义上疏曰江淮水鄉 府庫之物支供易彈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 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 生人故附於此下同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活飛走亦同赦有用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

一一一年全書

卷一丁六十九

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九 月粉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 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迎救 則常支又關與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 7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匹库全書
日六十		
九		卷一百六十九
		11+
		-

欽定四庫全書 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者湯! 刑 通典卷一百七十 寬恕殷 唐 京 漢 兆 後漢 杜 有此 日喜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漢文帝二 宋 佑 大唐 君 鸲

一一一 母 年 生 書 官人樂其紫風流篤厚禁網疎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 者勿聽治時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秦惡政務在 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人之愚無知抵死自今有犯此 寬厚恥言人過化行天下告許之俗易許相斥吏安其 相殼複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吏以為大逆其有他相殼複欺也初為要約共行咒詛吏以為大逆其有他 誹謗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 疑者予民齡之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司普 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人或咒詛上以相約而復 卷一百七十

帝之 者罪 自謂 子首匿父母妻匿夫 全自今吏 有 地然加答與重罪無異死刑 起居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尚不能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 反其與飲食計賞費勿論其直勿論下其與飲食計賞費勿論計所費而 初制日孝文皇帝除誹謗去內刑罪 刑指之風感齊女子淳于疑繁言除肉 磔調張其尸死刑皆群於 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行所 孫匿大父母皆勿論為謀首而 也市 具刑制上篇 幸而不死不可為 逆宣帝制日自 罪償 罷磔曰棄 不孥德侔 刑 將 刑真 議內 藏言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 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 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尚周政乎如問且 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 說語而 許害侍燕從容言 名絕下劉向别録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 以聞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匿孫罪殊死皆上 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脏亂不知所 老一百七十 一請廷尉

能分明而欲罪元元之不速豈中刑之意哉其議律 法合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自典文者 日以盆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請 除者合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 其大辟之罪二百 大辟之刑子 蠲除輕減成帝 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及 有餘條律合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 日呂刑後改甫刑即周書 河平中部日甫刑云五刑之屬三 吕刑 為甫 侯故又 稱首所號 也奇居 可 令 宜

一一一一年全書 此庸 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 川中山甫将之下史家之言也 廣宣主恩建立明制但鉤掘細微毛 人亦新免兵革之禍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 之事塞當也毛舉言舉毫毛 比崇於古者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也○後漢章 强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 甫将 不達疑塞理道者也塞調班固曰自建武水 國 有雅 是以大議不立議者或曰法難數變 烝 不 可謂清矣井少然而未能稱 則 '仲山甫明之也詩言王有誥命 無豪傑之吏以口率計 舉數事以塞詔而 不能因時 政

致之請藏五十餘事文節致於法中 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 **屢有嘉瑞初罷曾祖父成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 納電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部有司絕鉛鐵諸慘酷 執憲者繁於武毀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帝 篡位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以藏其家律令 科說文曰鉛鐵銀也其炎反銀音解妖惡之禁除文 初尚書陳罷上疏曰今斷獄者急於等格酷烈之痛 7 八無罪 是後人 八俗和平

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之人刑以失禮 皆施行著於律合陳罷又代躬廷尉數議疑獄每附經 寬平也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決獄 者除之鉤質 典事從輕恕活者甚衆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 斷刑多依矜恕乃係諸重文從輕者四十餘事奏之 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 禮篇多亡本數未聞故南刑大辟二百五刑之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立故南刑大辟二百五刑之 人溢出也 音工 卷一百七十 日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一一一年全書

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合為三千悉 刪除其餘合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 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 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 1贖罪漢與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 門相為表裏者也今律命死刑六百一 7 刑之名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 一無窮會電得罪遂罷〇宋文帝元嘉中王弘 十耐罪千六 溢於甫

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計慘之制五十三條 盗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部宰相劉文靜 欽定四庫全書 〇大唐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二條殺人刼 為苦謂宜更其制使得憂苦之東又主守偷五疋常偷 轉有請訴若常垂思宥即法廢不行依事糺責則物以 衛將軍輔政上疏曰同伍犯法士人不科罪然每詰誦 四十疋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守偷五十疋 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小寬人命亦足以為懲戒從之 百七十 Ŧ

遂令參軍刪改之於是與房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肉刑 |陛下於死刑之内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寬法 於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內刑久矣今斷人 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議絞刑之屬 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恐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之外 五十條免死唯斷其右趾應死者多家全活太宗尋又 可更思之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上疏駁律令 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

原情有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之家 | 覽馬問曰其問罪亦有情可於疑容可皆以律斷對曰 **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役流三千里居作殿中監** 欲藏之疫非欲害於人 虚寬持私藥入尚食厨所司議當重刑上曰止是錯誤 既廢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別足 則是為六刑減死意在於寬加刑又殊煩峻與八座定 不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 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

金玩匹库全書

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會有同州 善果官位不卑縱合犯罪不可與諸囚同例自今三品 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 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 .選良善平恕人 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 (理引囚過次列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演曰如鄭 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又舊條兄弟分後 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 日今 其職

更令百僚詳議於是玄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 化未治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當審事 尸按令祖有陰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兄弟屬輕應重 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 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逆有二一為與師動衆二 强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强當從坐太宗嘗錄 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何有不察其本而 ·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顏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 概加 誅

|蝵定匹库全書

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齊日期朔望上下弦二 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為輕者不可勝 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 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 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自是比古死罪殆除其半據 ファ リシュ 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蝕及假日並不得奏決 紀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 弟緣坐俱配役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 反流合輕翻死據理論情深為未帳今定律祖孫與兄 一官

金片四层全書 宜停教曹司 膳 蘊 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衫河 **誅斬帝尋追悔遂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二日** 今以後令供 斬盧劾 既祖蘊古 而尚古奏 朕廷無恒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內自 刑因大理丞張總古交州都督盧祖尚並以忤旨 奏 悔固 贯屬 好德 之辭交 斷獄多據 御 颠 相 之有此以人州並 病 官 14 有 知刑 好 制處 德徵 兄法 人日勿進酒肉教坊及太常 卷一百七十 律命雖情在 内 厚不言 德當 詔 又曰古之 為坐 治理好 其 行刑 刺 書 可於而不敢 丞德 史情在阿縱張在大樓其心風疾發亂有 張風 君為微樂減 按亂 中 並

前 著之於令四年十 大即日隨有此制古帝王不悟不亦悲 也圖 在可宥者宜録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聚其五覆奏決以 守文定罪或恐有宽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 部悉原之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當問 死者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致死見五藏之系皆附於背乃嘆曰夫等者刑之最輕 Ð 覆奏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而已 (歸於家合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 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太宗 五年十二月上親錄囚徒放死罪

開元十年六月勅自今以後准格勅應合決杖人若有 東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 今量留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廢武太后長壽 外先決杖一百者多致殞斃乃下詔曰别合於律外 理卿唐臨在獄繋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人唯二 三年五月刺貶降官並合於朝堂謝之仍容三五日裝 合死上以囚數全少甚喜也總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 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內有竊盜及蠹害尤甚者

一致定匹库全書

僚上表賀以為幾至刑措天寶元年二月勅官吏准律 人工司通 八二 斬絞刑者宜削除此條仍合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應犯枉法贓十五疋合紋者自今以後特加至二十 惡逆指斥乗與者則臨時發遣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 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至是有雀巢其樹於是百 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嬌上言大理獄院由 即編諸格律著目不刊六載正月初自今以後所斷 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

便流移左貶之色杖託許一

以降無足徵矣 気旋原刑輕故也國家深仁厚德固可侔於堯舜長殷 臨於剿絕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 西戎侵軼賊沘竊發皇與巡符宇內憂危兆億同心妖 兹煦嫗藏於骨體雖太后革命二紀安禄山傾陷兩京 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減唯輕開闢以來 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 **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 命務在哀於 刑

全ケロをと言

能改而出國土者殺領 罪二年而舍下罪 |美里〇周官司冠凡害人者寘之图土弗使冠節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収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 法 月令曰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去桎梏○夏桀不循祖 周易旅卦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欲 而為虐政名湯囚之憂臺○殷紂立無道囚文王於 囚繁夏 殷 年而舍反於中國三年不齒其 周 者著黑紫若古之象刑人為百姓害者真置也 明 使

音必勢 漢武帝以張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 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 同日 一一一年全書 日釋也 反於 族档 以待弊 勢反 及在 罪档孝而在中罪桎梏 命足 反 弊 土日 漢 八中國共 以桎 上中 雖罪 꽊 雨凡 者舍之還 手 囚 者 北齊 百七十 鄉里也 下罪档王之同族孝有 孝或 在木 贼 者所治即豪公舜文 自 两以 出岩 他 謂 而下 巳罪 各罪 逃罰 枸 弊又 亡作 断去 木者 也也 R 囚

同不或 盈於 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武 往蓋 與兵伐匈 為此 試也誠 往 傅生所 釋湯所言本言 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 几閣典者不勝編睹是以 釋 誣 Ļ 人盖未奏 RP 奴縣官空虚 下户羸弱時 陷則予 4 之於 雏 蘇 前是律 Ī 弱 死比母讀議者成冤傷之杜 以輔 湯排富商大賈出告稱令 口言雖文致 得湯 之欲 法助輔 郡 文佐 吉 弄法 之此 國承 合助 市買 法助 也言 致雖 用者駁 遷御史大 之而 交受 言 也 此其 律文 喪奏上之 財 岩 指不 平瓿 栽 所 曉 用 書 意 飷 察口

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 即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則舉家質作 為廷尉其治大抵做張湯做而善候同上所欲擠者因 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 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梁武帝敦睦親 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以為獄獄 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冤狀客有謂周曰 既窮迫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

一 致定四庫全書

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 者者十械任即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 幸甚帝銳意儒雅雖簡刑法自公卿大夫成不以鞠獄 為法急於然庶緩於權貴非久長之計誠能反是天下 權視京師雜事竊見南北郊壇宫車府太官下省左裝 同中皇太子在春宫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奉勅 **歳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 為意姦吏抬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 十三

等低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擅錢署三所於事為 一一 一年全書 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 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 為定法者別制權合二卷與之並行後平春王高歸彦 為永准〇北齊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 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 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 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舞易於其齒將恐玉科重

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之諸侯皆叛〇秦孝公納 除炮烙之刑紂許之後淫亂不止比干 烙馬 加耳 之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卒至於亡 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没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 ,苗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 無 林 刑日炮 幸 峻酷 故寂 又醢九 黥 唐殷 日 五百 虚以 3 耒 侯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 殷紂為炮烙之刑膏銅柱加之 漢 梁 北齊 後 死争紂曰吾聞 周 核黥 隋

之三十六年有星墜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 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誣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點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 騎下攝伏設欺以取容始皇間之怒曰諸生在成陽者 一較說變法令舍人無驗者罪棄灰於路者刑步過六尺 金好口犀全書 者罰初合之作也一日臨渭決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以行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 具 上始皇專任狱吏燕人盧生竊嘆曰帝親幸狱吏樂 卷一百七十

家無格廣胡玄悦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死尸成積於 能行督責之術則人不犯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 者相坐収族胡亥從之犀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 禁之因婚其石胡亥以趙高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 物沒入縣官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羣盜大起 大臣蒙教等十二人戮死尸於市六公子戮死於杜財 皇死而地分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 不能禁胡亥责李斯斯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 <u>|</u> |-<u>;</u>

夷三族〇漢義縱河東人也以鷹擊毛熱為治言如鷹 驗斯斯懼如前使者乃誣伏遂具斯五刑腰斬成陽市 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 守與盜通合高按問斯高詐為御史十輩往訊斯斯以 諫胡亥以寇盜並起皆苦於轉成且止阿房作者胡亥 市以殺人多者為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劫 去疾劫曰將相不辱皆自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為三川 日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何以在位遂下之吏

|欽定匹庫全書

竟坐事誅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推折豪强扶 以文内之於罪也聚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當 取飛鳥也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三百餘 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强而侵小民者 生者詭殺之 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 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 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脱是日皆報殺四百餘 而殺達 理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 案整密也反音幡

首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 東海來到睢陽適見報囚奏報行母大驚便止都亭不 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 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 死在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總集郡府流血 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

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嚮之出身不顧以是治

卷一百七十

|鼓定四庫全書

已亦當死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自謂如此言多殺人者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言素意不 舒為河内太守先為廣平都尉時皆知河内豪姦之家 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言待其遂去歸郡見民弟 四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安設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 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 **えてしまって ハコー**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乗刑罰多殺人 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王溫 通典 ナセ

金定四层生書 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 中無大吠之盜溫舒竟坐誅尹賞為長安令長安中 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稍浸多問里少年奉輩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採九為彈 三色而共探取之得赤九者所武吏得黑者研文吏白為舜九作赤白黑得赤九者所武吏得黑者研文吏白 行者死傷横道抱鼓不絕也音爭當以三輔高第選 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為吏及他人城中薄暮塵起剽却 守長安令得一 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深 卷一百七十

名籍以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臂衣也籍記為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 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音避歷反 方各數文致合辟為郭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方各數文致合辟為郭致謂積累也合辟戲 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四服危險 . / / . . . 在 音零 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户曹據 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 置放 収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上解產益賞親閱見 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 7 一母教命者 死子不承父 **人** 五 家 為 無市籍商販作 伍五 之人也 雜聚 魏也 本 宇 郭 石

金定四库全書 其家族以醇酰毒藥尺白刃叢棘埋之○梁元帝即位 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 行焚如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茶令到忠收 攝雅義劉信起兵恭討敗之夷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 有 一世弱大 日 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來寺門桓東舊 貫柱 面百步祭土 表即華表 楊考其姓名處而書死者名也種聲如和今楊考其姓名楊杙也椓杙於瘞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 百日後乃合死者家各發取其尸王恭 卷一百七十

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 於江陵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 繁置之槛內送於平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及有其 聞發浩及松書郎吏以下數百人盡死浩之將誅也 本書事備而不典既刊在衢路往來行者以為言事遂 之姻親盡夷其族初崔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刊國記浩 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 ○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誅司徒崔浩清

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二刑六十 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所窮理有司苦加 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 致酌訟或議王政故一切禁之釀酤飲斬吉凶賓親則 成帝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人多因酒 呼聲歌歌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甚文 ,秦州刺史于洛侯為政貪酷殘忍部人王當熾奪人 測而多相誣逮輔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

金定四库全書

年之後遂以功業自矜酷暴昏狂任情喜怒為大鑊長/ 人處宣告兵人斬洛侯以謝百姓〇北齊文宣帝自六 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糺劾孝文帝部使者於州常刑 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嘆愕合州驚震人懷憤怨文王 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其體分懸 刺其本并刺腎腹二十餘瘡魔客不堪痛苦隨刀戰動 刺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死罪而已洛侯拔隴客舌 **滕腔經一具洛侯輒鞭當熾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容**

欽定匹庫全書 告時致誣伏○後周宣帝性殘怨暴虐自在儲貳惡其 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缸既不勝其 為歡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鄉杖夾指 死囚編遠除為翅令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以 經三月不殺者皆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名 囚置於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 右臠敢以逞其意時楊遵彦秉政乃命憲司先定死罪 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 卷一百七十

名曰天杖帝既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 無度疎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為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 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 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 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 而家口籍没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碑礰車以威婦 叔父齊王憲及王朝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 てこりを しこう 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 通典

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歌猛又諷 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 至數四當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右僕 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 觀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污因私使 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 如后咸加筆楚上下愁怨○隋文帝性猜思素不悦學 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

金岁四尾至三百

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命殿内去杖欲有決罰各 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皆比 下子育犀生務在去與而百姓無知犯法者不息致陛 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頻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 射高頻理書侍御史柳或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 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罷高頻過甚上 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 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 Í

一年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 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十七年部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 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右侍郎馬基固諫 斬之没其家為奴婢鬻栗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 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 大怒命杖之而殿内無杖遂以馬鞭笞之自是殿内復 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為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 之不諫者也開皇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栗少七千石

一致定四库全書

巻一百七十

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盗一錢而死者而 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 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 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僭 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 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 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 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

鼓定四庫全書 → 作寺丞以課麥麪運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 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為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 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臣衣劒之不齊者 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 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 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将 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愈甚臣 日六月雖日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 卷一百七十

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月有部獄專使主之候帝所 於西市棒殺而榜捶陳延始至於斃大理寺鄉楊遠劉 ·票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 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言遠又能附楊 平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氊上摴蒲旋以白帝皆 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 私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 ·通等性爱深文每隨衙奏獄能希肯帝大悦並遣於

|一一一一 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輕裂梟首之刑或 以盗不息乃盆肆淫刑九年又詔為盗者籍沒其家自 待聞奏ら斬百姓轉相晕聚攻掠城邑誅罰不能禁帝 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勅天下竊盜以上罪無輕重不 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煬帝大業中 素每於塗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 是犀盜大起縣官人又各擅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 外征四夷内窮嗜欲兵革歲動賊敛滋繁窮人無告聚 卷一百七十

|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士文悉配防嶺南親戚 史羅刹暴司馬蝮虵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士文 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 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為見州司馬河東趙達為 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捶撾盈 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衛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 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戰其內百姓怨差天下大潰 貝州刺史庫狄士文至州發姦趙隱長吏尺布斗栗之 1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拂去之式以為慢已立即棒殺之或僚吏姦贓部內刼 笞寧五十其所使奴常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於揮袖 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或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 盗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粪穢令其苦毒自非 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樓瞻眺以暢鬱思式知之 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 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傑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 竟坐免田式為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 卷一百七十

吏人相視懾氣及煬帝征遼東合文同巡察河北諸 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暴刻如此由是除名為百姓王 文同見有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収繋獄至河 木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殴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 合成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合左右刻木為 文同為恒山郡守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 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筆殺之有沙 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 郡

朝屬徐敬業反越王貞等起兵遂立威刑以服天下將 一致定四库全書 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若得 移神器漸引酷吏務合深文長壽年有上書人言領表 大恕遣使者達其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雠 復將殺之百姓號哭於路諸郡舊駭各奏其事帝聞 聚惑衆斬之又悉課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 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結 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大唐武太后臨 卷一百七十 而

等分往剱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紫誅 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 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新置推事使院時人 雜犯及遠年流人枉及禍馬時周與來俊臣等相次推 九百餘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数百人亦有 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恨若不推究為變非遙太后又 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銀鍊曲成反狀仍更誣 及狀 便行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中以次 更、

金定四库全書 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 其意肯皆羅網善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鞘囚無問輕重 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作大椒凡有十號 多以醋准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雞火四圍繞炙之或 良善前後枉遭殺害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 新開獄俊臣又與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 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 , 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 卷一百七十

内兇懼道路侧目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 寬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自是海 求即死十日求破家又合聚處糞穢備諸若毒有制書 臣云我比已作此意便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不違至 疑臣下陳平反問遂行今告事紛紜虚多實少當有兇 李嗣貞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 惡馬知必無陳平先疎陛下君臣後謀良善陛下昨語 祖謀球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

慎之法倘有冤濫何由可知况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 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即定法家隨斷 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 輕重不推有無即時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 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懼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 如羅織之徒即疎間之漸陳平反問其遠乎哉王制曰 大司寇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 ,制刑決獄以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

一 好好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十

..... 臺正字陳子昻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 能自固海内傾聽以驚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 以懲剙勸於天下大者流血小樂魑魅今朝廷惶惶莫 将息姦原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部獄重設嚴刑謹 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合誅 行誅罪惡咸服豈非上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 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 示人今若假此威權便是窺國家利器也不可不慎麟 而

臣之黨快意相讎睚此之嫌則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 **。華大應所告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姦** 人罪形人之意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因累百千 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不可再生倘萬分之中有 也令著三覆之奏恐致虚枉也比見有動勘當反逆命 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實情 天下唱之莫知寧所伏願念之即天下幸甚京兆府萬 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成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十

濫者那要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枉酷自 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獻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虚近 者來俊臣等推按刑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間 生人歡悦見祥刑之意聖歷元年武太后謂侍臣曰往 懼臣願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幸之思 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 日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宽 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務豈不 月此 三十

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奉妖横 聞 御 以後臣以微驅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者 陛下合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摇今日 誣而死告 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 錮 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太后頗悟於是監察 **气陛下得告狀但収掌不須推問太后大悦曰以前宰** 史魏靖上疏曰來俊臣所處極法以其羅織良善 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披遮而遠亡崔獻可臨終

金好四庫全書

卷

万七十

萬國俊來俊臣魚承華王景昭索元禮傅游藝王弘義 **始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倘使平反者數人衆共** 道唯後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傳不為虚說伯有畫見 て こうしょ しょこ 並皆雪免矣中宗神龍元年制以丘神動來子珣周典 **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没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完监者** 濫於昔時恩海一流天下幸甚於是制錄來俊臣丘神 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废節文獲申於今日孝婦 張知默裴籍焦仁重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 通魚

慶 嘉言劉光紫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等自垂拱 周朝酷吏來于珣為先 以來多枉濫殺人者所有官爵並令追奪於是天下稱 元禮曹仁抵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紫王德壽屈貞 一京兆 一府 開元格附 河南縣唐奉 郭 事好外同 縣府 焦仁 直蘇州河張知點與氏 節縣 齊州金來俊臣周與丘神勘索 萬國俊縣江王弘義與侯 縣府

金少四屋全書

卷一百七十

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以上檢州 勅依前件 */* 17 ... J. ... 右二十三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尤重身在 右四人 配债南縱身沒子孫亦不許近任 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稍輕身在者宜 縣魚承睡京北府皇甫文備河南府傳游 |長流嶺南遠處縱身沒子孫亦不許仕宦

留定四岸全書 卷百十二日 通典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連卷一百七十一至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具省蘭 校對官學正臣 腾録貢生臣吳紹昆 胡子襄

其畫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馬 君 卿

戍輪臺既危復安幸能覺悟也隋煬逐吐谷渾開通西 在德不廣不患功不廣泰漢之後以重飲爲國富卒衆 江南 西氏羌南荆蠻北朔方三代之大仁也秦氏削平 烝人樹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 酷暴也漢武滅朝鮮聞越開西南夷通西域逐北秋 招來哭厥征伐高麗身弑祀絕近代殷鑒也夫天生 下騷然人不聊生追悔前失引咎自責不記哀痛息 國南取百越北却匈奴築塞河外地廣而亡遠戰國

金がひ

压力工量

卷一百七十一

欠巨四量人二百 矣或覽之者不責其略馬 害察風土 盗 怪國 要者乎如誕而 為兵强拓境為業大遠貢為德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 人志 蜂起 羅 賢 以師範凡言地 物含 盛湘 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下怨咨羣 一纖介 、則殞命殲族遺惡萬代不亦謬哉則五帝 參中 以記他盛 不 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 經備記雜說何股編舉謂辛氏 書 32 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徵因革 通典 之 驯 荆 純州 謬既其類 皆 通 論自 不述 暇鄉璩 謂撮 Ξ 知

第八古冀州上今置郡府二十二 第七古荆河豫州今置郡府十八 第一序目上凡郡府三百二十九 第六古梁州下今置即府三十七 第四古雅州下今置郡府十八 第五古梁州上今置郡府二十六 第三古強州上今置郡府二十四 第二序目下 卷一百七十一 第十古兖州今置郡府 第九古其州下今置郡府十九 第十四古南越今置郡府七十一 第十一古揚州上今置郡府十二 第十三古荆州今置郡府三十三 第十二古楊州下今置郡府二十七 古青州今置郡府七 古徐州今置郡府五

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如舊制也 建帝磐受之 大數其及少峰代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若顓頊之益與其及少 金人四月生 揮帝位分為十二州并青營徐克揚故虞書云肇有十 **昔黃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易稱首出成物萬國咸寧** か) 上春 後 郡 割制九州統領萬國新新豫梁徐 周 晉唐 卷一百七十一 虞 隋 宋 三代 梁春 陳漢 〇堯遭 後後 魏漢 所 并

百 州也〇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 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 侯畿城田 日衛畿又外日藝畿又外日夷畿安服 分統天下警營 間遞相兼并殷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 日藩畿龍九 曰九州屬職 又 外 則豫 回甸 自 禹雍 負青州也載祀六百及乎 下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 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 相去五百里為甸男米衛蠻夷 四

國王 金定匹库全書 及 在 滅 置 其數逮 城東 郡 沙 侯 漢東紫南帶皆臨大海〇漢與以秦地太 征伐更相 百國 國其後 而西 已周 乎 國 唯有 馬 £ 及 開越攘胡土宇 百三 吞 國 地 滅 理 制天 卷一百七十 國九 昭 可 配 不國 萬受獻而一時西周盡 為四十 勝 矢口矢口 其土 處地 数而見於春 彌廣改雍曰涼 也所 末二百四十 郡 歸獻 在 其地 其其 總 則 秋經 8 梁 西 至 標 臨 莊 傳 Ξ 曰益 者 洮寨

常所 又 府 此 合 漢 置 地 百三縣邑十三百 并方 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為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 東西九十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 州後 理至京平之 后族今都 極盛也〇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并省郡 凡為十三州部 復禹循號南置交 兗 除凡 治昌邑 11日日、 新置郡國六十三馬與秦四 刺史 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 文直隸并州充人上初為交外 鄉縣谷治 郑 交揚 ナし 郡 音談 涼荆 有 河 朔 万 四 而 國 里 不

金好四库 昌 治 鄗 郡永 郡 郡 荆 國 郡河 彭凉 域测 亭興 原 鴈 治 髙各 淄 全書 有 於 漢 今置 煎初 門 邑反郡今 郡春 郡 靈 壽 縣今 縣北 17th 有 削州 趙 十 献 武分 海 鄉 西 南 陵武 幽 四三 治理 凡 脎陵 司 永昌 百丰 百 襄上 治 治 卷一百七 有 隸 前 陽邦 郡 隴 百 郡 荆 陽郡楊治歷四 五馬縣道侯國 治廣信李蒼 東樂浪郡 郡天 城天 河克青徐凉春 四履之盛亦如前 凉治武威今~ 縣水 郡 陽 西墩 縣梧縣 今 晉陽 郡春 郡 郡 煌 其 漢〇 漸 幽 百 餘今 郡 益 原 並都 并 府太 南 治 魏 雒 日 カロ

|之龍下攻||漢吳||有三||帝北||後江||代前 不陽即所城云三屬都 尅安 ううえ 劢 有 |縣今||必之||先十||吳森| 皆 西 西學下帝里即王 白 祁 國 山 備守黄也地置新郡平 城明 西 吳之初馮合城 《不帝是今 之江今中 肥吳 郡 中淮春滿馬建南軍 自 今和 証母 制司二 孫之 權問郡令 後十|裏攻|鎮儉 吳五|陽不|之諸|陵文 蜀年龍遣除 軍年西拔 罚西 數鎮 萏 故帝 頻文固即 將都十 兵 萬美雕家處界建攻聘祁今 及初 肥 東亮維西伯更守安不為山廬滿明旋六 攻來縣於無之二拔江賊江龍帝 + 里那伐森江人蜀 青夏來都於青 山攻王北居將四 龍太極故合龍張征 雕嘉為青關年 後守破魏肥元 西平滿龍羽徐屬鎮於明西年

主 東三 攻於 伐明 北十|陳漢|遣帝 制 十里倉中兵 曹主 中 五故將遂備龍 爽延 延建 巴 海來重攻照鎮安 里城軍令於二 蜀 攻鎮不七守末 置故是都張此年 不後対年後破 益郿双昭部即蜀 安治村主今將轉黎今治城鄧以守 南龍即建洋軍斑將郡成是又 府編今與川王姜 都並 深冷粒 太郡亮 治|扶在 禺孫郡年道之繼才郡漢風今 中郡縣餘年 並為 今權 縣魏鎮後 重日 南置 也大於遂 諸蜀建 重 海治 兵以 不葛將安 將|此有|別 郡番 鎮 白即漢 有 核虎 破二 荆一〇 備 帝今川郡 在以厦十 吳 武先郡以 蜀 縣萬妙年 主 0 北年章與 蜀 陵郡 東人才図

及刻巴|守蜀雄王|並大|西 5晋之丘之粉洪清鎮破陵 一平後年建 晋糜以攻馬之襄建沿孫即治 三吳遂萬安軍芳城樂即後陽安流權今江 將置或十平來降鄉今歩陸一來黃郡夏 軍兵並九吳降在獲夷關遊十代武揚 >胡鎮|鎮年|當遂|今水|陵陸|為四|守初|陽治 畬孫守魯陽得江軍郡抗宜年 将破郡建 · 超的即關侯之|陵督 樂 都因|吳蜀江業 M於天今孫杜孫郡陸 鄉 守 此紀巴皓元皓松景樂吳蘇將請主縣丹 即元陵寶凱鳳滋平鄉孫此關增後 今年郡県趙凰縣西城皓黄羽兵得 元於元東將後建武北 皓之 江孫 夏慎 此年 軍朱衡初討不孫 夏 郡守 口即將 南然三蜀魏從皓 之孫建今張 郡 修年先將今天 武權安江成起自之陸主于巴紀 昌 在十一陵任開建成抗來禁東四 甘孫黃三郡延初安馬所伐等郡年 並後末晋築遜於 露權祖年

東陸里八郡趙恪權平元金 常 ユ 自 西遜 得 塗此此之 三國則立 並 軍王 臨以 遽 江三與萬 采今石宣 不守 失則 重鎮其後 同赤 安烏 可將 **心城郡四** 更 江兵 徧亦 不 於萬此 夏戍 濡 與略 暇 相 侵伐 郡之 音卷井 他紀 須場建安十十 孫權嘉未後 須 即路 武昌相對四 亦其 武 せ 今江夏鎮 互 傲知 今 略 有勝負疆境之守彼 渚 此名 者 紀其久經屯 廣陵 郡守 〇晉武帝太康元 守孫 晉皓 是及 屯後歷築 衛孫 科亮 守陸陽 鎮及要 馮建 曹 邾 豚 朝興 西 南頻 城三四赤南頻王植年安廣年年烏百來渾鎮孫十

や見りまこんなう 脎 平吳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今河克治廪丘 弘治南鄭今漢中、 北為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 之西爲秦治上却即縣水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 陽 治臨 縣郡 分遼東為平治昌黎東府交治龍編 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為強治京兆舟分 是雷 淄 荆 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命揚 河 治 項 分雲南為寧治雲南即 項今 城准 郡 迫執 縣 是陽 郡其治房子母趙 那幽治涿 南今府安 并治晉陽 初治 隴

荆 鎮 金りで 渡境 胜自 飔 かり Ë 南淮雍建 退屯 守陽 鎮 1. 守 丘武 陽北 縣即郡 百有 郡汝陳逖 臨 陽咸 郡城 南留 ЭŁ 北汝郡鎮 而陽 龍祖 珋 青 安 縣宁 ッ 死約 陷 地 帝後鎮 劉 在 有其二 ~ 死北境 宿 曜 四 ツヅ 鄁 今東 中 海 國 即 一馬 陷 温 今 荻 壽)1] 石 曜 春石 郡勒 勒將 呃 黄 地季 髙 秀 思郡 泫 泗 之所

音縣襄討 李西|將庾 州郡 南 勢討 界於慕兆十 陷 刺 ンく 容府年 丕 北 蜀 水傷萬桓 悉 漢 破年温 陷 為 權 西 襄其縣討 季鎮 监之 益斬 堅有 北 縣 苻 又於 廘 尅 苻 軍 降姚 堅 旋 及 姑 原於 戚 又 戰今 至 則 失 錫孝 敗京 敗武 泊 頭 今武成五 ·苻堅東平草 慕容 北 是川 廢市 八遣軍 購 太 郡年 地 败和 至 是 張 還三 洛 寳 西 年 陽 天 仐 則 將 汲桓 郭 至 衛討温 温.

戍 金异 今廣 鎮經 而 武 北固 在 陷 司 政 他攻 でた 海即 皆圍 昌 於漢 陷 移 類互 合肥壽陽准陰常為晉氏鎮守其刺史 西 此是 中 縦 妼 宋矣〇宋武 與三年安 初陷每因 重 帝 義熙以後 三年 陽彭城然大 年 渾 劉石 JŁ 縱齡 平 又 鎮 崇 廣固晉安 復青充司荆河 抵 符姚衰亂之 守廣 安三年 上明松今 慕容 卣 Bh 滋江 義 縣 陵 兵 郡 熈 深益 則進 六年 雖 所 郡幽 踜 女,屯 治 益梁 有 也州 背 丰川 不

汝 ハ 河南之地長安尋為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滎陽王景 城南充治廣陵充治段今魯南荆河治歷陽荆河 鄭益治成都 淄廣 十有二州楊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丹陽 即固 武牢以西復陷於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爲正 郡相治臨 今後陽汝縣南 郡 郡 郡今 治 江治 湘 冀治歷城司治義陽即荆治南郡 潯陽今郡青治臨淄城南郡 郡雅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 建寧今雲廣治南海交治 縣 郡 歴 縣 城 郡 治 後今 郢

金定区 洛城 退棄 軍 守之尋 尅 陽武 而 城牢 紀併 弘農開方 於 Ē 是 其 生毛 稿今 皆 口况 所廢 百 交水 磝 治置 渡今 魏 敗 經離 遂合 及縣 退 丰 駥洛 於浦 時元 臺武牢 武 音陽 者 農並 非 敖今 初 網 部 Ej 洛 被 32 其後 数能 此詳 陽四城 晋 ソノ 間 成 年 僑帘 農王 立時 玄 郡 臨 開 城碻 江 滑破車 州中 謨 ち 二百 郡原 及 於 不対 分 将北 今 以流 玄 滑 軍 謨臺 伐 撫民 墨 而 此 其多 敗敗 伐 昌 陽 民南 亦歸 西郡郡 重

くこうえ 反 拒六 拒. 四年 魏 彭 又 旬 南 **豺城陽** 盱 胎 徐 立 淮 不 可道 北青冀徐 固 而 歷史 城懸 海鎮屍兵 初 城薛 则 强盛也 與攻 旬 並安 質 究四州 治後城園 為都 東魏蘇汝 城攻不南 魏引 及 围拔太 鄭襄陽 將魏 而守 慕軍 海縣職 攻 河 郡 陳 客 白是 縣圍 971 曜沈 Ξ 西 郡 所文

金罗巴尼人言 恒 其 南 安今郡雲 害 图退屯盆城 渦 五縣 元初沔北諸 之所 其餘 地会 淮北之 千四百七十 水臨 縣淮 947 究 郡 郡 郡 地 悉因宋代州二十 治 荆 柏 圍 卷一百七 河治壽春期河州自東 四圈 有四其後頻為後魏所侵至東 淮 繼 城 敗 陰北徐治鍾 + 郡今地南 魏刺拔三 陽 一離外又 有三郡三百 又遣 魏百 里 援 師至敗 東 軍北伐 准以 P 衢海 郡

陷 5 中 散逸 94 三郡 山為 備 百有七 三百 重 D 郡 敗俄 鎮〇 而而 亦 歸魏 將 淮 下梁 於此自侯景逆亂 郡多沿舊 陽 717 樊城 角城明帝 壽春萬時 五其後 崇 更有

仙魏 元州唯山 南 坌 埤將 诵 肥葬 義 英 皆 互 陽破 彭遜存敗 西 重城以 失将 诵 雖 2 地軍 谐 元並懸 她 負 元 懸 將 年 貅 部天 遷自 城天 勢彭 普 叛監 陳魏 通 監 將 韋 Jt. 城 爾 何 俄 朱 鎮 而 軍送 筞 相 自州 劍剌 揚於州 害 又 後 閣史 尅 胡 元 太 以夏 孤 焉 后 白 軍交 北侯 南 尅恵 李 尅 魏及 朝 並道 紹 始意 生 丘尅 陥遷 陽 城魏 主 復 自 荆 没以 淮 通普|河軍||胸宿

東 城陽顯陽 |奚淮|建州 武南康來 魏 是北敗六 重雄州今陷江陷降 北 赝旬 鎮為 襄漢北之旋 Z 之五 川之及爲 地 景 亦日 備境差尉地景東 悉 奔爾 ソス 槎音進得平魏 河 退未 陷 漢 戍|迎傳|後將 南 髙齊漢川 所榮 今雄陽漢陷國元慕 地 年大 得來 汝曰縣東蜀璽帝容 央同之攻 南白東郡川反 漢中地應 郡苟南秦其於 川將尋之 ~亂相尋有 蜀 真堆 經欽失河 四尅之守 縣之 硤 十之中北 三自府中 石 無實及景 **北成魏大復將南舉景太** 年天地府 静同失達伐兵以清 **却監即城** 盡反十初 復圍三侯 至

澧所 國亡 定 西 陽陷 世屋 前後武二 代州陵年 节 琳齊 ンソンノ肥即 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 更 頻年北伐諸 朐角 經 山城鍾 略准 沙瑱 並十 失 扎 淮 郡 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屬唐野 将界提盡復淮南之地 肥 郡湘 魏莞 百有九縣四百三十 ħ 以長江為境 淮 之地有州四十有二地 陰朐山為重鎮天監 陳氏比於梁代土字 川之地為口文帝天嘉 於壽春城 有八宣 自 五 彌

京 相素 公陵戚赶又北 其 くつこフラ 安郡似新遣 2 地將 而峽今將宜守野將 襲貿 盡 破中江陳都之尊周 陷若 王梁得破 沒軌士 之弼信舟陵紀縣今並羅 梁齊 川師郡鎮界夷失暇 於来彦 即東縣之 周 之攻 伐守北九 荆 巴 又 而 及 明彭城年 PE 雲東 隋 亦將 徹城鎮又 之 宜仲 安方 軍 退明 郡守 都肅 師徹邳周 人代遣將守狼 並 全 來胸將 界據 也將 軍攻 風 隋 山梁 安蜀城 軍 靡 自北 退 為周軍 亦将 淮周口 管信 犀. 灘 西大 至 夷額 周 PIT 明後地將 襲將河道陵覺 自 败 悉 三主來司 足 之擒楊總縣之 年禎降馬 江

坂 建浴水南朔連 鎮 金矣四屋全言 守 許 道武川今天郡頓 許 遷都平城 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今博 败安 昌尋不 將皆不守舜並復之 頡 走 可不能守長 彭城 之叔 統萬始光 今雲 孫 宋師來 明 安又 郡慕容氏丧敗遣將南略地至於滑 延以 元帝春常中始於滑臺許昌置 至孫 卷一百七十 尅 肥 等村 始 遣軍代 萬 有之一太武帝時又 唐昌縣 神魔三年宋將到 仲德等陷滑臺武 逐減赫連統萬 郡 東西平 遂有河北之 滑臺武牢河 得 及 地 赫長 兵

渠馮 囙 城來 宋 河之 臨 茂弘 道 將 虔五 而侵 歩 固 沈 走尅 並年 景 常 滅西 明 文 宋碻 師磝 初 秀 明 珍 懸勢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 畢 至城 齊 沮 竒 滑戍 城 北皆為 將 是 將 鎮 敗濟 西至 魏 將多有 帝 71 一流 乘剌 新屯 勝史 時 至王 遣 敗 因 宋 買 樊山 將 都 没 晋 城二 慕 太 髙 麗 所未 容安 因 平 宣武初 王 宋真 自 將君 勋 都-

於劍 **動定匹庫全書** 静帝武 稱兵入 郡 閣兼得淮西之地正 之地悉 有 颟將 西魏矣皆權臣擅 五百十 洛圖籍 定 征西伐尅定中 帝 屬西魏時 主 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 有 阚 **光縣**干 後内難 散 收洛 不 循陽 原屬宋明 可 事中 總以 具周齊 相 ·詳記今 百五 而西 縊 編及 不暇 關 之 自永安末年爾朱世 中 自 載按 道 太武 管州 四年 因 郡 收 百

鎮 泰自 摲 軍風 愿 被 陷 西 敗陵 高 自守不暇 攻 翊大 没海 圍 又至 郡败州周 並河 因 西伐至蒲 界而擒文旋至 親守 利 西 征南 帝師潼 河 雖 進 不城 軍 風關 史率 取 時 李陵高 尅即 津 有 祥弼在敖齊 北洛 西 常所守也〇 陽 時 而退不 即東關入 败 武天 拒守 歸 陷 親元 陕下岸關總四 16 征泵 河 陽 郡陕 相陷大年 齊 神 如西 對上眾三 踵 洛至道 故魏之 願魏 武 神 西 蒲伐 武東 西 至沙 津西

地 西 矣武成 年 頳 河 仓 周軍至洛 せ 自晉州之 神 遒 河 江矣 山守 城走 武 神 清 自 又 縣之 至 陽 明武 圍 其後 西 年定 師來伐 西 傳保 玉 六五 壁 陽今 神 年 凰年 月 武攻 郡平 蜀 城冬 尅 至 百七 過侯 於 圍 陷攻將 武 西 圍|韋 定 邙 西 魏 於 魏 孝 四 是 寬年 征武 文宣之 梁 王 遣 河 壁 西 神定 守 之魏武初 辛 南 府 後術 自 兙 斜 禦周 命將 洛 南 國 败帝 平 討 陽 |殺親||魏四 通遂 略

界諸 陳 敗將 鎮三 軍來侵盡失淮南之 二縣 周 分梁陳有江東字文 ÉФ 郡 師 7°F} 不親 四出 百 百六 攻 陽 復征 拔 郡平 紀諸 師 因 河 自 當齊神武之時 大舉 縣三百六十有 陰 2 文宣之 國 西伐 祖其 地 齊 周頻武 有關西高氏 有 , 歳平 周師東討者三馬略 疾武 總守境而已大 與周文 五 併宣門 自 幼 准以 東西魏 據 主 南後 帝 城陳 河 抗敵 三保 鎮將 皆吳 此 Ź 有州 郡七 西 武舉 年 後 百 不明 西 則 周 師

故 ع 城 城主 北山 逐光 庁 縣 歳 巴屋 孔 降張 立破 置 城 魏 齊 周元鎮周 河 師 靜 防 馬兵 晉 南 於險城 南今 防 則 故伊 州 周郡 武 武 津 城闕 周 洞 齊西 平 牢 宼 是縣 交城 振今 帝 東築陸 陰自 汝洛 汝 郡三 |险陽 統 制 南陽 守章 崇郡 化縣後所 |平並 也 北南 洛 末北 \circ 死神 彝城南汝 周 師城 北 退武 文 郡 有汝 荆 既四 市 軍親 魯 かり 尅固 西 垂 魏 師 東陸河景

蜀 対達 征 之奚 攻寬將統 尅 也武 高四 圍 陜 又 州 之廓 段後 築 軍 大冬 敗齊 得宜 地明深元 城 舉強対武 元初 帝元初 走神 1906 (40) 文 Ξ 於 陽 帝 内刺 迪將|內刺 玉 武 郡 失成 自 壁 後 文 邵 廢 之连 至 神大 文 郡 今年 市 市 武統 文 七月 疆 宜邵 市 澧將 初 陽郡 理 攻八 山 陽賀 剋 西 先 圍年 西 征 郡今 平 武岩 勝 有 征 不將 至 陵敦 至 漢 姑 後 尅王 河 中 臧 長尅 陰 至忠 姑 败 昌垣 沙陳 西 臧 逆 A 九大十政 郡縣 先 衡湘 南 築 亂 年統 東 梁侯 年 陽川 得 有 遣 又 Z 師 敗

針定匹庫全書 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 晉州城 帝勲不 至武帝 南之境盡於長沙通 州拔 平齊後遣軍破陳軍 遂 安定 有四當全盛戰爭之 下建德五 縣中東政 邵 建德 郡 名 齊子嶺 中東征拔齊 黄櫨 三年 旬攻 計 今 里 餘拔 州二百 北河東自平陽之界 百七 周王 於呂 際 不晉 晉 + |拔州 梁明將 則玉 西永 北寧 ッド 六使 城尋又東征破齊 扊 壁 有 徹王年梁 宜 全年孝寛守さ 陽 悉軌 郡 通 郡五 破破珍 洛防 衆將 後之 百 屬於高 主廊 關故東守 也吳 師

魏前 シャ 城即 郡 鵶 表尋以户 五郡 則氏 周州 鎮 置司隸 里西 都 丏 林邑更 職繁據加 南汝 與 名州 刺 D 史 滋 同弊 荆獨 多析 而其 城即 置 高 分 城縣 三 911 败略 置 兵以 日定 旣 **%** 縣 淮北 復餘其之 諸 而 煬帝 拼 郡 史 刺郡於後 領 東軍〇 省 諸不 ソノ 之以郡析 州 郡分 諸 大業初 安即 别 任州 漸 州 九 自 隋 多 郡伊 倍 删陽 移 两至代自 文 帝

